

对话
面孔

栏目主持:秋川



钟法权：

为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 是梦想，也是情结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沧海岛》上榜 2026 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2025 年第 7 期文学版，聚焦波涛汹涌的南海，刻画了陈岛头、麦肥、老军工等一系列守岛官兵群像。可否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初衷？

钟法权：在创作长篇小说《沧海岛》之前，我创作了短篇小说《三叶岛》，2020 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 8 期，同年《新华文摘》第 21 期转载；紧接着，我又创作了中篇小说《珊瑚岛》，2023 年刊于《中国作家》第 8 期，被《作品与争鸣》转载，2023 年获第五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2025 年入选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相隔一年后，我又写了短篇散文《三沙印象》，2024 年刊登于《人民文学》第 7 期。无论是短篇小说《三叶岛》，还是中篇小说《珊瑚岛》，以及散文，仅仅是我在海洋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初试锋芒，因为受体量的限制，不足以反映南海的风貌、历史和未来，不足以反映守岛官兵长年坚守海岛、报效国家的奉献情怀，也不足以表现蓝色海洋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2023 年 4 月，我再度踏上永兴岛。虽是故地重游，但那里蓬勃的热带生机与日新月异的面貌，依然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心潮澎湃。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像浪潮拍岸，让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尤其当我站在那座平地而起的高高炮

楼上，一种沉重的历史耻辱感仿佛天空厚黑的乌云压在头顶。回眸历史，第一次是 1933 年，法国以安南（今越南）宗主国为由，占领了西沙群岛的中业岛、甘泉岛等 9 个岛屿，其中就包括永兴岛。法国人侵占永兴岛后，为守住这个海上交通要塞，构筑了简易防御工事，将老龙头脖子处三米半的炮楼升高至四米，改炮楼为瞭望与警戒两用，并在离炮楼不远的湾口一侧修建了简易营房，建起了临时军港。1939 年，日军为侵略南亚国家，打通南海交通航线，武力侵占了永兴岛等岛屿。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军人才从日军手中收回永兴岛等岛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三沙等岛屿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成为人民海军坚守辽阔海洋的磐石之地。基于此，我决定为南海写一部与新时代相辉映的长篇小说，其初衷绝不仅仅是反映南海风云某一个侧面，也不只是描写强军演习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通过对沧海岛这个军事要地的坚守的描写，全面完整地谱写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军人的强军伟业进行曲，以实现一滴水见太阳的最佳效果。同时，我想通过这部小说告诉国人，沧海岛绝非地图上那枚无足轻重的弹丸之地，而是浩瀚蔚蓝海洋不可或缺的疆域、一个战略要地，是托举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基石。一个好的创作，自然产生好的结果。《沧海岛》在创作过程中，入选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

仙人有待乘黄鹤
海客无心随白鸥
鍾法權

钟法权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持项目；成稿后，又入选 2026 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文化艺术报：您是陆军出身，又经年生活、工作于内陆城市西安，写作这样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钟法权：其实只要是军人，都有相通性，只是分工的不同和兵种的差异，在文学创作上不存在创作的鸿沟。金庸虽无习武之实，却凭如椽巨笔构建出荡气回肠的武侠世界；他虽然没有亲临华山，对华山的地形地貌并不了解，可他所写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无不以“华山论剑”作为背景，把华山写得如身临其境，可见他文学的想象功力是多么强大。两相比较，我在创作长篇小说《沧海岛》之前，已经前后两次深入三沙体验生活，已经写出了《三叶岛》《珊瑚

岛》等中短篇小说，为创作《沧海岛》做好了实践准备。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什么是创作《沧海岛》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在反潜、防空守岛演习中的高科技武器投入与保密关系的处理，也就是说，既要展示守岛官兵打赢局部高科技战争条件下的能力，还要做到不泄密，这就需要作者把握分寸、拿捏有度。

文化艺术报：2026 年，长篇小说《重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老兵张昌武一生为主线，书写其驰骋沙场，又在和平岁月饱经磨难的人生。《重生》出版后获得好评，评论家贺绍俊这样评价《重生》：“英雄的沉浮与受难深刻印证了中国社会寻求解放和进步之艰辛，这是一部中国式的英雄交响曲。”塑造英雄形象，对今天的文学、读者有何意义？

钟法权：英雄是民族的脊梁。置身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无比敬重那些与日月同辉的忠骨英雄，总是自觉坚定赓续弘扬民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他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众多的文学名著中，作家无不把讴歌英雄作为创作的使命，司马迁的《史记》就记录了诸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军事奇才韩信、英勇过人的荆轲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以英雄塑造立本成书，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吕布、赵云、马超、黄忠、典韦、许褚等等，无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有着数不尽的英雄好汉，武松、林冲、李逵、燕青、杨志、鲁智深等等，他们既是文学名著中的独特脸谱，又是引领中华民族崇尚英雄的旗帜标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对英雄的书写总是生生不息。出于对英雄的崇敬与热爱，近年来，我不仅写了隐藏功

名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还写了百战英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占山，以及饱经磨难、百炼成钢的英雄张昌武，较为成功的英雄塑造与书写，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西北大学教授王鹏程与何琪在《硝烟散去，英雄“重生”——论钟法权长篇小说新作〈重生〉》一文中说：“《重生》的主人公昌武，从硝烟弥漫、真刀真枪的战场进入到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生活之后，经历了尊敬、爱戴、嫉恨，以及超过人类承受极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在种种重压之下，他曾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迷茫，但最终还是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将负面的情绪转化为继续生活的勇气。昌武的大半生诠释了军人的崇高与伟岸，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代表了复转军人这个群体的坚毅与不屈，以及已经化为血肉的英雄主义所产生的个性魅力和精神力量。作者并不是通过昌武渲染苦难存在的合理性，而是痛定思痛，在书写背后挖掘产生悲剧的历史、社会 and 道德根源，启发读者去品咂和思索。就此而言，《重生》不仅开辟出了新的题材领域，塑造了新的英雄形象，还进行了具有历史深度和精神高度的勘探与书写，获得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历史厚重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张志强在《时空交错的命运，钟法权长篇小说〈重生〉阅读札记》中说：“《重生》写的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大英雄张昌武以副营职的身份退伍返乡后，历经大炼钢铁、春荒饥饿、系列大小政治运动，

最终被纠错平反解放的故事。同时，通过人物自述的方式，展现了丰富的战争历史细节。在对现实生活的正叙中，有苦有甜，有得意也有挣扎，有困苦也有挫折。在历史事件的逆叙中，张昌武是一位打过无数胜仗，也有过许多败绩，出生入死、有勇有谋的基层军官。小说以跨越时空的叙事手法，把主要人物张昌武的形象生动鲜活地树立起来了。”今天的中国，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虽然进入到了以 AI 为特色的高科技时代，英雄依然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先锋，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脊梁。也就是说，时代越发展，物质越丰富，和平的时间越长久，越是需要英雄引领，以防患上时代的软骨病；唯有如此，才能让当年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文化艺术报：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大家都已熟悉，您是部队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如何突破前人的形象框架？

钟法权：作为军旅作家，讴歌与塑造英雄既是源于心灵深处的精神崇拜，又是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中华民族英雄辈出、灿若星辰。如何在创作中突破过往的形象窠臼，摒弃脸谱化、模式化、概念化的陈旧路径，是每一位写作者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为此，我坚持三大创作原则：一是恪守真实，尊重事实本源，拒绝人为拔高；二是深挖个性，展现人物独特风貌，避免概念堆砌；三是直面矛盾，不回避现实与现实的冲突，防止形象平庸化和扁平化。基于此，在创作《张富清传》的过程中，我着力还原一位深藏功名、初心不改的平民英雄本色；在长篇小说《重生》里，刻画了张昌武式“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一般坚韧挺拔的英雄形象；而在报告文学《硝烟中的号角》中，则立体呈现了百战英雄王占山的传奇人生与铁血形象信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形象塑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框架，而且让英雄可信可敬，真正走进读者内心。

文化艺术报：《张富清传》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颁奖词里写道：“……作品不仅复现出了一位解放军英雄的铁汉形象，也触及了人物内心与精神的领地，立体准确地绘制出了人物的人生图谱，刻画出了标杆人物的‘人’的形象……”报告文学写作中，您是怎样处理人物和事件的关系的？

钟法权：在文学创作中，人物与事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既存在“以事带人”的结构技巧，通过情节推进展现人物性格，也包含“以人带事”的叙事逻辑，借由人物行动引发后续冲突。二者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唯有依据文本主旨灵活运用这一辩证关系，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阅读吸引力。

文化艺术报：《张富清传》的成功，有没有强化您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削弱了您小说家的地位？

钟法权：《张富清传》获第八届鲁迅报告文学奖，这一鲜明的获奖导向，不容置疑地强化了 my 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至于是否减弱了小说作家的地位，我认为，国家大奖无疑是检验一个作家文学水准的重要标尺，在文学创作的门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给作家贴上了门类的标签。可我始终坚信，一个作家无论如何炒作，喧嚣终会落幕，唯有作品永恒。无论你过去是以写报告文学见长，还是以写小说而让广大读者所知，关键在于能否一直写出好作品。只要读者买账，时代认可，你就没必要担心自己“小说家”的头衔分量会变轻。

(下转 A07 版)